

# 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 ——环境美学的新视界

陈望衡, 陈李波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望衡(1944), 男, 湖南邵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美学、中国文化研究; 陈李波(1977),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环境美学、城市景观研究。

[摘要] 自然环境、农业环境与城市环境是环境美学研究的三种主要的人类生存环境。自然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农业生产是对自然的摹仿, 因此, 农业环境是准人工的自然环境; 城市则是完全的人工环境。在城市, 自然被排挤出去或只是作有限的点缀。后工业社会诞生的园林城市则是人工与自然相统一的环境。尽管园林城市也属于城市类型, 但它实现了环境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以及人性内在结构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 因而是适宜人类居住的理想生存环境。园林化是人工环境建设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环境; 环境美学; 园林城市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5-0545-06

环境美学中, 自然、农村与城市环境是其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 但将它们分成环境美学的三个孤立的对象来进行研究。因而, 不仅割裂了环境美学中这三个领域的内在关联, 并且使环境美学的本意得不到应有的彰显。事实上, 自然环境、农业环境与城市这三类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它们共同构建出我们的生活世界; 而且尤为重要, 对这三种环境类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阐述, 将获得研究环境美学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

在自然、农村与城市这三个环境类型中, 自然无疑作为基础而存在, 农村与城市是以自然为基础而构建出的。人类最早是生活在纯自然的环境之中, 早期的人类与动物相混处, 没有独立屋宇, 往往借洞穴作为其栖身之所。在以洞穴及后来构筑的简易茅屋中, 人类凭借渔猎活动, 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得生活资料来维系生存。然而在人类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期, 情形发生了大的改观。由于农业生产需要从自然中划出一块单属于人的活动场地, 野生的动物是不能进入这块天地的, 这块天地对于它们不仅没有自由, 而且还会面临捕杀的危险。同样地, 在这片天地中植物也不再是野生的植物, 而是服从人的意志加以改造。农业生产和以前的渔猎生产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渔猎基本上是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物资, 人类的食物直接来源于自然, 但在农业生产阶段, 人类的生活物资则间接地来源于自然, 来源于对原生自然界的摹仿; 野生的稻麦被移植在农田里, 农田的环境使野生稻麦的自然本性优于野生的环境。同样, 也必须按照牲畜自然本性的需求去饲养牲畜。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村与自然间的关

系是一种摹仿与被摹仿的关系。尽管农村对自然进行了一些改造,使得农村与原生的自然存在着某种分离,但农村与自然仍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以自然为师”意味着农村这一准人工环境既遵循着自然之规律,维系着自然的基本品格,同时也彰显出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留下了人类文明之烙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农村是一种文明化的“自然”,而所谓的“田野牧歌式的美”便是将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紧密结合的一种人类生存环境的典例。

城市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尽管封建社会也有城市,但城市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其典范形态却是在工业社会。但就城市而言,如何将农村中所孕育的人类文明张扬之极致才是城市发展的要务,“城市的许多成分固然潜伏在村庄之中,有些成分甚至已经明显可辨,但村庄比如一个未受精的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胎,它有待于一个雄性亲本体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方能进一步分化,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sup>[1]</sup>(第 15 页)因此在城市中,农村充其量是一个未发育成形的人类文明之雏形,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将其“发育成更高更繁复的文化形式”,至于农村所蕴含着与自然天然的亲和性,便无关紧要了。自然在城市中,要么沦落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要么成为一件作为点缀城市的装饰品罢了。

一方面,自然在城市中没有丝毫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社会的城市中,工厂的建立往往将一个地区中所有的动植物全部清除干净,或作为生产的原始质料,以便满足人类更高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城市确实将农村中所孕育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由于工业生产需要许多相关的行业相配合,于是相关的行业便在城市集中,城市变得越来越大。除了生产需要外,人类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也都因城市而更为方便与优越。城市不再是像农村环境这样的准人工环境,而成为完全的人工环境,城市与自然没有直接性关联。故自然从城市中被排挤出去或作为有限的点缀是必然的事情。

对自然、农业再到城市这一历时性梳理中,这三种环境类型呈一种线性发展态势,从最初的自然性,到自然性与人工性(人类文明)的结合,再到最终人工性的无限张扬,在历史中相对应的典型形态为:远古(原始社会),自然环境;中古(封建社会),农业环境;近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环境。

## 二

如按人类生存环境这一线性发展的思路,显然位于发展之高端的城市理应成为人类生存环境之范型。但,我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尴尬处境,又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呼之欲出的答案产生质疑。我们所理解的城市环境美的印象主要是密集的高楼与纵横的街道。在城市中,自然没有了地位,为了修建高楼与街道,人们将一座座高山削平,将一块块湖泊填掉,树林在城市中没有了立足之地,仅剩的可怜的行道树还不时遭到人们的摧残与砍伐;至于鸟兽、鱼类也在城市几乎绝迹。过于密集的高楼大厦、嘈杂的机器轰鸣,加之紧张的生活节奏,让人们逐渐感到城市其实并不是理想的生活场所。

究其缘由,是我们忽略了人性具有自然性与文明性两面这一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与上述所谓人类环境的线性发展相合拍。在农业环境中,人性的这一内在结构与环境自身的特点可能存有某种契合,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尚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人性中文明性的一面未能得到更好的张扬。城市环境将人性中文明性的一面张扬至极致,但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被严重压抑和异化了。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城市,对造成这种生活环境的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哲学理念——工具理性进行反思,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18 世纪的欧洲社会风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工业文明进行了一定的批判。卢梭在揭露城市对人性残害的同时,高声疾呼:回归自然,回归乡野。表现在艺术创作上,以自然风景、农村风景为主题的画勃然而起,一新世人眼目;同时,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风行一时。这场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城市文明的最初的批判。对城市文明的第二次批判则与 19 世纪以来的生态运动有关,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远较以前深入,与之相应,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也以空前未有之步伐向前进行,这样,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生态平衡严重破坏所带来的灾难,又集中出现在城市中。人们又一次反

思,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

因此,我们对于人类环境的这种线性发展的进程,需要重新进行审视。对于人类环境中自然性与人工性的成分,我们不应简单地褒扬一者或废弃另一者,而是应该结合到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内在结构重新进行分析,并藉此寻求人类生存环境的理想范型。

### 三

让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人性中所包含着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以一种共时性的眼光来审视目前所并存着的自然、农村与城市这三种环境类型。

首先是自然环境。在环境美学研究三个领域之中,只有自然环境不是人工环境。当然,纯粹的自然环境现在也是少之又少,但相对于农村与城市来说,它基本上还是自然生成的。自然的产生不是为了人,而是自身发生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表现为无目的的目的性,但在客观上却在许多方面也满足了人。自然的自身的功利性,内在的可以归结为生态性,而它的表象则可以归结为“如画性”(Picturesque)<sup>[2]</sup>(Chapter 1)。至于自然环境中的听觉方面的美,也可以说是“如乐性”。由于自然中缺失人性中文化性的因素,因此自然环境更多地作为我们审美欣赏的对象,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自然环境美或不美。

其次是农业环境。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环境中的自然性和人工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性的自然性与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达成契合。农村环境既然作为准人工环境,它便与城市环境同属于功能性环境(functional environment)。但二者也有不同。在农业环境中,功能的实现不仅依托于环境的人工性的一面,同时也要依托于环境中的自然性的一面,而恰好是后者使得农村得以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农民在对人造自然的期待中,完成着对果实的耕作与收获。这份期待的语境孕育着希望,也使得农业环境呈现着的是我(农民)与大地(自然)共同持有希望的环境——劳作和期待基于我的希望,而大地赠予的果实和承诺是大地本性(自然生长)的希望,也正是希望使得我与大地两者价值合一,使得人性中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与农村环境中的自然性与人工性合拍。因此在这里,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欣赏农村刚翻过犁的耕地的景象,而厌恶城市建筑施工现场的嘈杂:前者,使我们心中存有自然赠予我们的阵阵麦浪以及果实的喜悦;而后者,人自身的欲望使得原先美好的自然景象正在遭到残害,从而消逝。

而对于同属于功能性环境的城市,情形又当如何?城市由于没有自然因素的制约,从其诞生伊始,便以改造并控制自然为目的。张扬人类文明的人工性一面在实现城市环境功能中贯穿始终。同时,人自身的欲望也被工业文明和技术手段烘托到极致,城市被单向诠释为“人的城市”而不是人与土地共同持有希望的环境。人自身的欲望不仅将人与城市中原有的自然环境无限地离间开来,也将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无限地压抑下去。也正是在欲望所营造的语境下,城市中存有的自然失去了其原初的意义和价值,人仅只是将自然作为实现自己欲望和满足需要的工具,自然自身的欲望被剥夺了。自然本是有它自己的目的性,它的工具性服从于自身的目的性。在农村,自然物的工具价值既服务于自然自身的目的,同时又服务于人的目的。沉甸甸的稻穗既是农民耕作的目的,也使自然自身实现其生命繁衍。因而一片长势喜人的水稻,既是农民的希望,也是自然的希望。而在城市,自然自身的目的性被剥夺,它只是实现人的某种目的的工具。

工具服务于目的,既然城市中自然只是作为人的工具而存在,当人的某种目的达到之时,工具就不再具备其原初的价值。人为自身的价值,可以将一片树林砍掉而建造楼房,因为建楼是他的目的;同样,过些日子,他也可以因为需要遮阴或者审美,又拆除楼房,建造出一片树林。总之,一切以人的价值与目的为转移,自然在城市完全失去了主体的地位。这种结果,就造成城市生态严重失衡。与此相关,由于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遭到压抑,人性出现异化。

但在农村中,由于我们的劳作与土地未来的承诺使得自然环境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在劳作和期

待中合一,自然环境与农业环境在两者共同持有的希望中,其自身都无蔽地显现出来。因此自然与农村是相生相成的关系。陶渊明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参见陶渊明《归田园诗五首》其三)海德格尔描述:“沉重的农鞋中,积聚着在刺骨寒风下迈动在一望无垠田垌的步履的坚韧与凝滞。鞋面上粘着湿润而又肥沃的泥土,鞋底在暮色暖暖中,在田野小路上踌躇而行。在这农鞋里,有大地无声的召唤和大地对果实无言的给予。”<sup>[3]</sup>(第 163 页)这些描述在诉说农业中自然性与人工性和谐的同时,也诉说着人性自身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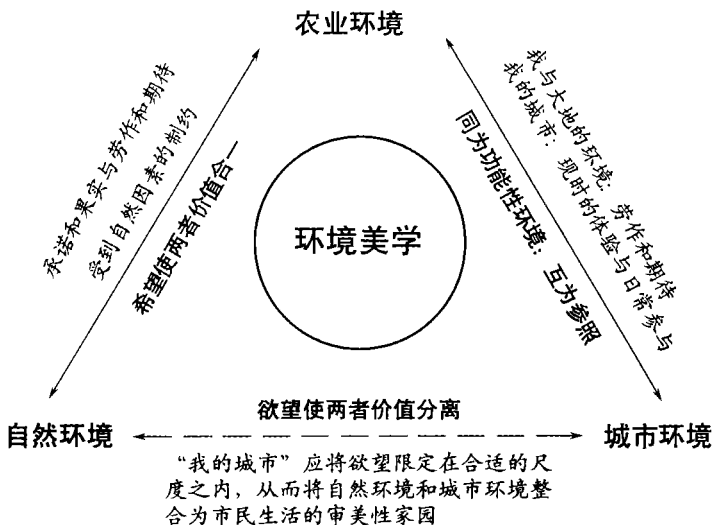
#### 四

依上所述,是否可以这样说:农村环境正是我们人类生存的理想范型,我们现在应该抛弃城市而重新回到农村中生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们不要忘了现今所处的是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时代,城市化是历史之必然。任何希图回到以前田园牧歌般的农村生活的妄想,不仅不现实,而且有点荒谬可笑。诚然,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有作为人类理想生存环境的结构,但这只是在低层次上凭借农村中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来实现人性结构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中的人工性毕竟受到自然性的制约而呈现一定的被动性,即人性中文化性的一面未能得到更好张扬,因此在农村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以及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毕竟带有某种被动与无奈。农村中的那种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是以严重压低甚至牺牲文化性为代价的,这种低水平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远远不是人类的理想。

因此,将农村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理想范型并不妥当。但,人类生存环境的另一种类型——城市能够担当此重任吗?按自然性与文化性高度统一这一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来要求,城市诚然有它的不足,它的自然性的缺失,造成生态的失衡与人性的异化是明显的事实。但我们要看到,城市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我们要创造理想的人类生存环境,只能以城市为基础。尽管与农村相比,在自然性方面,城市确处于劣势,但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城市荟萃人类最优秀的文明,体现着人类最高水平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人性中的文明性也只有在城市中才得到充分的张扬。这些都远胜于农村环境,虽然有一些市民厌恶城市的环境而走向农村,但成为主潮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原先被城市排挤出去或仅视为城市中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的自然重新请回到城市中来,并赋予自然应有的地位,从而使得人性中被压抑许久的自然性重新恢复起来。正是在这一理念之下,新的城市理念——园林城市应运而生了。园林城市是一种新城市理念,一种新的城市范型。它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园林放大为整个城市,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就是一座园林。这样的城市应叫做园林城市。作为园林城市,它的特点是自然与文明兼得。它具有比较多的自然山水,植物与动物,也具有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生活设施包括华美的建筑、舒适的街道。在园林城市这一城市类型中,城市的自



然性与人工性重新获得了平衡,一种在更高的层次上所实现的平衡:在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在自然面前,人类便能克服了先前在自然和农村中所带有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并且在此基础上,对自然价值进行重新的认识。自然在人心目中,不再只是令人恐惧的外在对象,也不只是城市建设中加以征服和改造的原生质料,而是具有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相统一的“系统性价值”<sup>[4]</sup>(第45页)。如果说在农村中,我们人类基本上还是遵循自然规律、“以自然为师”的话,那么在园林城市这一新的城市类型中,我们便是与自然形成某种默契,从而“与自然为友”。

因此,从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这一内在结构之完善的视角来看,人类环境发展的历程,则不止自然环境、农业环境与城市环境这三个类型,而应该加上园林城市这一新的城市类型。人类环境发展的历程则完善为:远古(原始社会),自然环境;中古(封建社会),农业环境;近现代(工业社会),城市环境;现代至未来(后工业社会),园林城市。其中,自然无疑作为人类环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类进行着环境的创造——农业社会,人类创造的环境是自然环境的摹仿,是一个准自然的人工环境,或者说准人工的自然环境,这种环境称之农业环境。工业社会,人类创造的环境为完全的人工环境,自然被排挤出去或只是作有限的点缀。这种环境为城市。后工业社会,人类创造的是人工与自然相统一的环境,这种环境为园林城市。尽管园林城市也属于城市环境,但是它却真正实现了环境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以及人性内在结构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从而创建出适宜人类居住的理想生存环境,一份真正属于人与自然的诗意家园。

建设园林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生存环境构建的主要方向。

## 五

园林城市并非一个空洞、浮夸的标语口号,它所有的举措都是建立在城市平凡生活之中,它所注重的仅仅是城市中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和谐,人性中自然性与文化性的统一。在现今中国城市建设中,如何将城市打造成为园林城市呢?

### (一)确立“居住第一”的理念

园林是人类居住的一种理想,而园林城市,就是将人类居住理想化,即将市民在城市中的居住放在第一位。城市不是商场,不是市民在这里逛逛就走人。在城市园林化的建设中,首先重视的应该是市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城市中最美丽的建筑应该是市民的住宅,而不只是百货商场、办公大楼,因为只有住宅中,我们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市民自身的影子。在园林城市中,要首先重视市民的住宅建设,并推而将整座城市建设成市民最乐于居住的家园。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提高城市居住区的档次,将住宅放在园林城市中最显要、最美丽的位置来加以塑造,同时要求城市的整个环境应该适宜人的居住:城市的所有建筑、市政工程、景观小品还有绿化都应该首先考虑市民的居住,从而共同构建适于市民居住的家园,无论这座城市是旅游城市、工业城市还是商业城市。

### (二)确立以美学主导城市建设的理念

向来的城市建设总是以功能为主导,这诚然不错,但是,基于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必须实现多元功能的统一,这种统一只能靠美来整全。美作为真与善的统一,它完全有资格成为最后的统一者与整合者。美学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导者既关于规划的全局,也关系城市部件的建设。城市部件最多是建筑与市政工程,用美学来主导城市建设,不仅城市建筑要美,市政工程也要强调美学质量,城市少不得有许多工程,如高架路、高压线、街道、桥梁等,这些工程弄得不好是破坏景观的。如何避免它们对景观的破坏,而将它们也变成景观,就需要设计师将功能与审美结合起来,这需要别出心裁的创造。

### (三)城市规划要确立“以山水为体,文化为魂”的理念

城市中原有的地形地貌是城市自身中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在园林城市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城市中原有的地形地貌而不可任意改变原有的地形地貌。明代的园林大师计成在《园冶》开篇就说到,“园林巧

于因借,精于体宜。”<sup>[5]</sup>(第 64 页)在园林城市建设中,借的是城市中原有的山与水,而且尽可能地以城市原有的地形地貌为骨架。以原有自然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城市中自然仅仅为人的工具的理念,尊重自然的权利,尊重生态,力求实现人和自然双方价值的统一。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荟萃之地,其人文意蕴是城市的灵魂,它无疑是构成城市巨大魅力的重要因素。建设园林城市不能忽视彰显城市的人文意蕴。城市中的人文意蕴,一是来自历史,二是来自当代,两者要实现良好的整合。

#### (四)提高市民对城市的“家园意识”

既然城市建设中居住第一,城市就是我们的家,培养对于城市的家园意识十分重要。如果真正将城市看成自己的家,破坏城市环境的不良行为自然就少了。

园林化是人类环境建设的必经之途。除了自然环境这人类的基础环境不需要园林化外,农业环境与城市环境都需要走园林化的道路。只是由于这两种环境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的园林化道路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打造一个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宜居”且“乐居”的环境却是共同的目标。

#### [参 考 文 献]

- [1]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倪文彦,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 [2] Carlson, Alle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3] Heidegger, Martin. 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M]. David Farrell Krell, eds.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77.
- [4] Rolston, Holmes. III. 自然价值与价值的本质[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2 (2).
- [5] 计成.园冶:卷三[M].北京:城市建设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 严真)

## Unifica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

CHEN Wangheng, CHEN Libo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CHEN Wangheng (1944),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esthetics and Chinese culture; CHEN Libo (1977),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urban landscape.

**Abstract:** Nature, country and city were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human environment. Nature is as the base of human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e is the copy of nature, so country is the semi artificial nature, but city is absolute artificial environment. In city, nature is pushed out or only as the urban's sprinkle. While the Garden city which born from the post modernlization is the environment that unify the artifical and the nature as a whole. The Garden city is also a type of city, but it really realize the harmony of the artifical and the nature, unifies the nature and the culture as a whole in the inherent structure of human nature. So the Garden city could constructs the ideal environment for human's inhabitation, and would be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on of human environment.

**Key words:** nature; country; city; gardenization